

长篇历史小说

这部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明、清及李自成的大顺犬牙差互的军政形势，在三方成败集于吴三桂一身的历史关头，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豪迈，与一念之差拨转历史车

吴三桂

轮的举足轻重，以及铁血男儿的柔肠百转；吴氏降清后最终成为「三藩之乱」的「男一号」，重新鼓荡起另一段历史风云，更让人扼腕不已……

王古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这部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明、清及李自成的大顺犬牙差互的军政形势，在三方成败集于吴三桂一身的历史关头，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豪迈，与一念之差扭转历史车

吴三桂

轮的举足轻重，以及铁血男儿的柔肠百转；吴氏降清后最终成为「三藩之乱」的「男一号」，重新鼓荡起另一段历史风云，更让人扼腕不已……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三桂 / 王占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80-6251-8

I. ①吴… II. ①王…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4052 号

丛书策划: 高 苏
电 话: 64663331—3069
84545483
电子邮箱: 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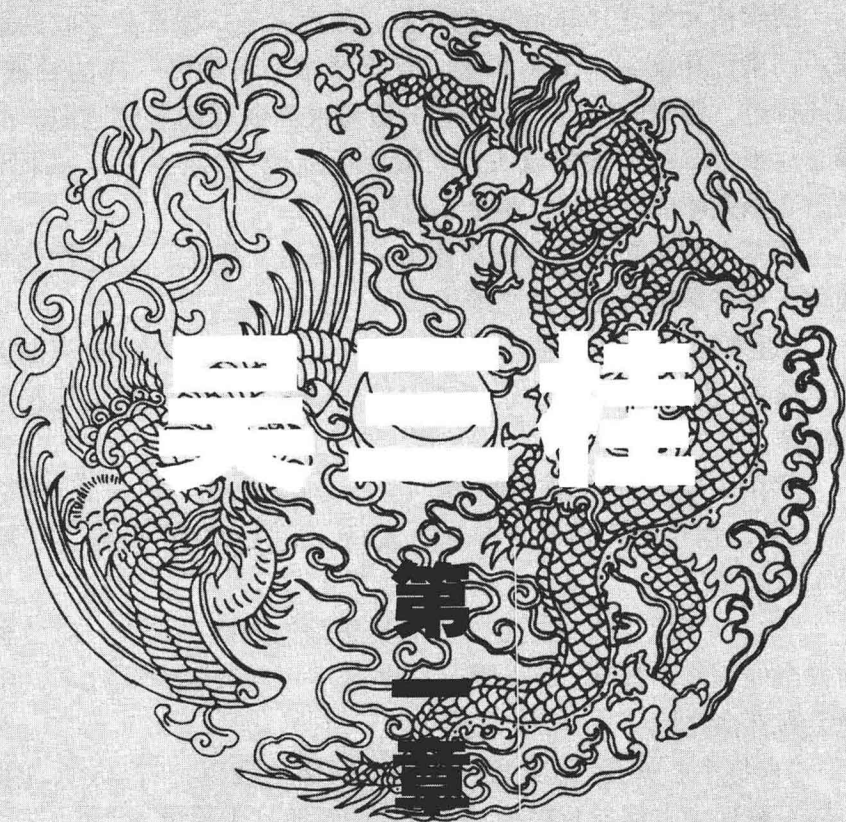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258 千字
印 张: 18
定 价: 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闯敌阵救父落悬崖	1
第 二 章	人相食失守大凌河	15
第 三 章	用火攻智取河间府	29
第 四 章	自画像南京访名媛	45
第 五 章	选秀女悔婚赠折扇	59
第 六 章	保实力松山大溃逃	75
第 七 章	受皇恩御宴武英殿	89
第 八 章	拒降清激战宁远城	103
第 九 章	冲冠怒回师为红颜	117
第 十 章	联清军激战山海关	131

第十一章	吴三桂封王遭灭门	145
第十二章	战真定大败李自成	161
第十三章	期重用敕封蓟国公	175
第十四章	定陕西斩杀刘登楼	189
第十五章	定四川苦战刘文秀	203
第十六章	收黔滇喋血磨盘山	217
第十七章	定边陲缢杀朱由榔	231
第十八章	灭水西再战平滇南	245
第十九章	试撤藩上疏假成真	259
第二十章	遭连败称帝祸子孙	273



闯敌阵救父落悬崖



明崇祯元年（1628年）的八月，辽西大地一派即将丰收的景象。高粱正在度米，玉米飘缨，谷子已弯下狼尾巴一样的长穗，微风拂过，锦绣的田野，荡漾起一道道或高或低的彩色涟漪。前锋总兵祖大寿站在锦州城头，无限感慨地说：“高大人，如果不是后金贼寇肆虐，今年定是个十成年景。”

监军太监高起潜只有随声附和：“那是，那是，不过若没有战争，祖将军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近来我军的细作简直是聋子、瞎子，对敌军的动向一点也摸不清。”祖大寿复又叹息，“若等他们的军情报告，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站在一旁的都督同知吴襄，急于立功表现，便上前请缨：“高大人、祖总兵，末将愿率一支人马，出城到附近侦察，了解敌军的动向。”

“这，”祖大寿有些担心，因为吴襄是他的嫡亲妹夫，对吴襄的安全他不能不挂怀，“小股人马出巡，一旦遭遇大队敌军，难免会有性命之忧。”

“末将小心就是。”吴襄一心在监军面前表现，“高大人，便与敌军遭遇，末将与其拼杀，倘若为国捐躯，也算重于泰山。”

高起潜点头允诺：“吴将军有此雄心壮志，自当予以成全。再说敌情不明，我军难以施展。只是不知吴将军此行要带多少人马？”

“不过是侦察，百骑足矣，人多反倒容易暴露。”吴襄想法是尽量精干。

“百骑太少，若遭遇敌人，未免势单力孤。”祖大寿还是关心自己的妹夫，“带五百骑吧。”

“得令。”吴襄嘴上不说，内心明白，这是大舅哥对自己的关照。

“高大人，末将有话要说。”

高起潜扭过头看，原来是一员小将。此人年方一十八岁，面目白皙，斯文儒雅，体魄不甚壮伟，而双眼炯炯有神。原来是他的义子吴三桂，也是吴襄的次子、祖大寿的外甥。

高起潜身为太监没有子嗣，对这个干儿子格外溺爱。他贵为

监军，代表皇上督战，对别人总是冷冰冰的面孔，唯独对吴三桂总是笑眯眯的：“三桂，有什么话只管说。”

“末将以为，风闻后金军就在大凌河一带。父亲领兵出城侦察，难免会有风险，末将愿随父同行，以备万一与敌遭遇，也好保父亲安然。”

高起潜不愿让义子出城冒险：“三桂呀，令尊去去便回，你无须担心，还用不着你这孩子出马。”

祖大寿也反对：“三桂，高大人言之有理，孝心可嘉，且留城中。”

吴襄更不愿他最疼爱的儿子跟着冒险：“桂儿，为父自忖可与上百敌人周旋，即便遭遇强敌又有何妨。你在城中保护好高公公，就是最大的责任。”

“儿谨遵父命。”吴三桂对父亲诚惶诚恐。

吴襄和五百明军骑兵，鱼贯出了锦州城。

后金的八旗大军在大汗皇太极的统率下，由大凌河出发，向锦州隐蔽前进。一人多高的青纱帐，使得后金军完全淹没在庄稼地中，看不到四万人马的身影。前面没多远便是锦州城了，护城河外的开阔地，已不能给后金军以有效的掩护了。皇太极下令全军暂不离开玉米地，因为他也摸不清明军的底细，不知明军在锦州有多少兵力。

豫王多铎主动请缨：“大汗，让臣带一哨人马，前往锦州挑战，以便摸清明军的虚实。”

“不急，”皇太极自有他的分析，“明军不会不派出哨探人马，待我军设法捕捉到活口，自会问出实情。”

郑王济尔哈朗来报：“大汗，臣的前锋发现明军一小队人马巡弋而来，约有数百人。”

“这就是明军的哨探。”皇太极做出准确的判断，并立时做出决定，“把他们悄悄包围，力争活捉领兵的将官。”

正白旗和正蓝旗的一万人马，从玉米地中分左右包抄，把吴襄的五百人骑包围起来。当明军发觉想要退走时，已是四面被困无路可走。紧接着四万后金军现身在锦州城外的开阔地，吴襄的明军冲往哪个方向，后金军便向哪里集聚。明军动得急，后金军



也围得急；明军动得慢，后金军也动得慢。

多铎向皇太极报告：“大汗，明军的统兵官是吴襄，他可是祖大寿的妹夫，看来是难以脱身了。”

“传令下去，对吴襄更不能放冷箭。”皇太极有他的长远考虑，“活捉此人，说不定可以胁迫祖大寿归顺。”

“大汗，我们动手吧。要不然他再冲出重围，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多铎跃跃欲试。

“不必着急，谅他这数百人也逃不出我的手心。”皇太极心中有底，“我四万大军的铁壁牢笼，他休想冲出去。用不了多久，吴襄和明军就人困马乏，还不得乖乖投降。”

后金军要把明军困死，采取的是围而不打的战术，吴襄在敌阵中左冲右突，始终难以离开罗网。

锦州城头，高起潜、祖大寿等人把开阔地里的场景，也看得一清二楚。吴三桂眼看着父亲被困，直急得心如火烧。他恨不能立刻飞出城去：“总兵大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失陷在后金阵中，得派援军出城接应他们回城啊。”

“三桂，敌军数万，而我锦州城内只有三千守军，守城尚且自顾不暇，还何谈出城救人？”祖大寿一口回绝。

吴三桂不甘心，转求高起潜，而且称呼也变得私下情感了：“义父，儿恳请你给一千人马，我要出城救父。”

“三桂，不是义父心狠。你看，敌军数万，区区千人，不就是送死吗？”高起潜是万般无奈的口气，“你是咱家义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父在虎口里，再把你送入虎口。”

“这，这，这！”吴三桂“嘣”的一声跪倒在地，面对祖大寿，“总爷，末将身为亲生之子，决不能置父亲生死于不顾。兵马还有守城重任，乞请允我带吴门家丁出城救主。”

“啊？”祖大寿尚在犹豫之中，并未答应。

吴三桂却说声：“得令。”起身下了城头马道，召集起百户吴应贵，另有十八名家人，一共十九骑，出了锦州城，直向敌阵冲去。

多铎指挥部队正在对吴襄收缩包围圈，城内突然杀出一小股人马，看那阵势也不过十数骑，他就没太往心里去。尚在琢磨是

否明军前哨人马探路，还会有大队人马跟出。可是那十几骑，竟然不顾一切向他的大队猛冲过来。多铎下令：“截住这些敌人。”

后金军百余骑先后向明军驰去，吴三桂马不停蹄，摘弓搭箭，连发三箭，后金军领先的三骑应声倒地。

城头上的祖大寿不禁高声赞道：“好箭法，真个是百步穿杨！”

说话间，后金军第四骑又中了吴三桂之箭，仰面朝天落马坠地。吴三桂旋即驰马至近前，拔出佩刀，去割敌人头颅。

岂料敌人并未受伤，只是掉落在地丢了长兵器，他倒地来不及站起，遂拔出腰间佩刀，将吴三桂短刀格开，随即刀向前送，直刺吴三桂的面门：“找死去吧！”

吴三桂在马上收收身躯，虽说躲过了头部，但那刀锋划到了他的鼻尖。顿时一道半寸长的血口子呈现，那鲜血滴滴答答流下。吴三桂哪里还容敌人再做抵抗，狠狠一刀劈下，敌人的头颅伴着一腔污血，骨碌碌滚向一边。眼前这一幕，把后金军全都惊呆了。就连在后观战的后金主皇太极都万分惊愕：“这员小将他是何人，仅仅十数人就敢闯我数万人马的战阵。”

“这后生叫吴三桂，他的武艺也好生了得，臣曾与他遭遇过，此人箭法真是百步穿杨，端的是箭不虚发。”济尔哈朗由衷地称赞。

吴三桂没有丝毫的耽误，他迅即到了吴襄身旁：“父亲，快快回到关内，孩儿为您抵挡敌人。”

可是，多铎也不是白给的，他已亲自带领一哨人马，约有数百骑猛冲过来。吴三桂吩咐吴应贵：“应贵，快保护我的父亲返回锦州城。”

“公子，你呢？”

“不要管我，”吴三桂将大刀一横，“让我来对付这帮鞑虏。”

吴应贵等十八骑簇拥着吴襄，向锦州城没命地奔去。多铎拍马就追，背后观阵的皇太极高声大喊：“豫王，将那吴三桂给我生擒。”

多铎一听，立刻丢下吴襄一伙，领兵扑向吴三桂。见此情景，吴三桂为救父亲，打马朝相反方向落荒而逃。而此时，吴襄



和吴应贵等人，已被祖大寿领一千人马接应入城。

吴襄在入城时还不住回首观望：“我那三桂儿，他不知能否逃过此劫。”

祖大寿心情也很沉重，他明白吴三桂是凶多吉少，但还是祈愿上苍护佑：“吉人自有天相，这就看他的命了。”

吴襄奔上城头引颈眺望，只见吴三桂的枣红马荡起冲天的烟尘，径直朝梨树沟方向驰去。而多铎一行在后紧追不舍。很快，他们俱从视野中消失，直到连烟尘都看不到了，吴襄还是翘首张望。

祖大寿劝说：“吴将军，看不到了，等待消息吧。”

吴襄眼中滴下泪珠：“我的儿此番只怕是性命难保了。”

高起潜不满地瞪他一眼：“看你这熊样，好像只有你关心儿子的死活，要知道他是咱家的义子，我比你还心疼呢。”

吴应贵对吴三桂的担心要小得多：“公子一向机灵，善于应变，相信他会设法逃脱的。”

“咳，吴某三子，唯独三桂儿有大谋勇，日后可成大器，真要失敌阵，可是要我的老命了。”

众人在城头上只是没影的猜测，谁也难以预料吴三桂的生死。而在梨树沟的逃亡路上，吴三桂已把坐骑抽及几乎要飞起来。渐渐地，吴三桂的身影离多铎渐行渐远。因为皇太极要活的，多铎始终没敢放箭，他担心将吴三桂射死。而今眼看吴三桂就要逃脱，他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弯弓搭箭，向着吴三桂瞄准。

吴三桂乘马奔逃，沿着梨树沟向上，逐渐跑上了断崖，前面已经无路，他勒马在崖边徘徊。多铎看得真切，手一松，雕翎箭射出，吴三桂坐下马中箭倒地，将他颠下马来，恰好落在崖边。崖边长出一棵小树，吴三桂伸手就抓，可他的体重小树难以承受，土块稀里哗啦掉落，他整个人也随着小树掉下了深渊。

多铎等人来到崖边，向下探望几眼，但见崖深看不到底，只有几丝云雾飘过。

一员偏将言道：“看来这个吴三桂是粉身碎骨了，他是命该如此呀。”

多铎有几分惋惜：“本王射箭时手下留情，原本是想射马留

人，谁知他却掉下了悬崖，大汗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

多铎他们一行，退下崖顶，驱马返回大营。出了梨树沟口，就见对面的路上，有一彪人马在行进，看那旗帜，分明是明军。多铎不敢过多停留，吩咐快马加鞭，立刻返回本营。

后金军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皇太极马前请战：“大汗，我军人多马壮，城内兵力估计不多，臣愿为攻城先锋，一举拿下锦州。”

“锦州乃明军战略要地，祖大寿亲自镇守，监军高起潜也在城中，不可能没有重兵。”皇太极对于事前的军情有些生疑，“还当谨慎为上。”

一名马探来到近前：“报，我军后方发现明军，人数不详。”

“再探。”皇太极皱起眉头。

又一马探飞马来到：“报，我军右侧发现大队明军，人数不下一万。”

皇太极不免担心：“祖大寿要搞何名堂，难道还敢围歼我军不成。”

多铎的小股人马回到了大营，他向皇太极禀报：“大汗，吴三桂跌下悬崖，十有八九已是摔死。”

“这是一员虎将，可惜啦。”

“大汗，还有军情。”

“奏来。”

“大汗，我军左侧发现有明军活动，数目不详。”多铎说罢，又道出他的忧心，“明军别再有什么阴谋。”

皇太极眼前呈现出明军四面合围后金军的情景，他果断地下令：“全军立即撤退到义州。”

济尔哈朗很不理解：“大汗，我们精心准备的锦州之战就这样放弃了，眼看锦州唾手可得，这也太便宜明军了。”

“锦州今日不打，明日还可以打，但我们如若被明军合围于锦州城下，那就要吃大亏了。”皇太极决然命令，“撤！”

后金军秩序井然地退向义州。

军情报到锦州城内，祖大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本总兵的疑兵计见效了，皇太极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马，他担心被包围。”

辽东巡抚方一藻依然余悸未消：“四万后金军，真要全力攻城，只怕我们都要做俘虏了。”

高起潜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已经化险为夷，还是要给祖大人记上一功。”

吴襄与他们不同，心情格外沉重：“各位大人全都心安了，可是我的三桂儿生死不明，怕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家的义子也只能听天由命了。”高起潜满是无助的口吻。

“但愿三桂他吉人天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祖大寿同时在为吴三桂默默祈祷。

只有方一藻没有开言，他的心中有一个结。儿子方光琛近来跟吴三桂走得太近，他觉得这个吴三桂年龄不大，但城府颇深，与儿子的交往，意在获取自己的好感，故而他已多次忠告儿子，要与吴三桂尽量疏远保持距离，可儿大不由爷，儿子依然我行我素，他又管不了。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倒希望吴三桂就此从世上消失，免得儿子跟他学坏。

铜锣似的太阳业已西斜，像是挂在了梨树沟的树梢上。唧唧喳喳的鸟儿鸣叫着飞回巢来，大地披上了落日的余晖，像是漫山遍野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粉纱。悬崖中间的一棵梨树上，搭挂着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他就是大难不死的吴三桂。从崖顶到地面的距离足有上百丈，他一路滚落下来，已是跌得鼻青脸肿，全身带伤，昏厥过去，挂在树上是他的幸运。这棵梨树距地面还有数丈高下，经过一个时辰的昏迷，吴三桂已是苏醒过来。他是身子趴在梨树尖，由于多处有伤在身，加之他已精疲力竭，试了多次都未能滑到主干上，身体几乎还在悬空。吴三桂无奈地望着树下的山谷，心中是无限的凄楚。因为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树尖上，他想活命的机会实在是万分渺茫。说不准何时掉下树冠，就是不摔死也得致残，还不是野兽的美味……

他无助地望着寂静的旷野，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鸟的鸣叫声。突然，路上传来一阵委婉嘹亮的歌声：

孙思邀咬千金方，
华佗刮骨治箭伤。

医道更高是扁鹊，
管叫死人得还阳。
世上万般谋生路，
郎中才是强中强。
不为糊口为济世，
妙手回春美名扬。

吴三桂恍惚看到是一个女人走在山路上，身背一个竹筐，手握一柄铁铲。听她的歌词内容，料定这是一位采药的人。见她年纪轻轻，吴三桂用尽气力叫道：“姑娘，救命，救命啊！”

姑娘名叫张宝珠，是这乡下民间的草医之女，其父是位祖传世医，因其祖上曾在宫中做过太医的下手，故而世称张太医。父女二人就靠在民间行医度日，而宝珠采药也就是日常的功课了。今日宝珠采药已颇有收获，且天色向晚，背着药筐下山回家，旷野无人，姑娘家高兴，便唱起父亲教的小调。听到有人声呼唤，她四处张望不见人影，以为是大白天遇见鬼了，便加快脚步往山下奔。

吴三桂一见急了：“姑娘，我在这儿，在树上，快救命。”

宝珠停下脚步，循声往高处望去，这才在树枝间看到了挂在树上的吴三桂：“你，你为啥在这树上？”

“一言难尽！”吴三桂急于落地脱身，“姑娘，快些设法把我救下，定当重金酬谢。”

“看你的装束，是为军之人？”

“在下是锦州城内的守军指挥吴三桂，因与后金胡酋作战，为敌所追，从山崖上掉下来。幸遇姑娘，万望相救。”

“既是我大明将军，民女自当救助。”宝珠来到树下，“只是该如何救得将军下来。”

吴三桂一时也无良策，二人商议一番，最后打定主意。吴三桂从树顶尽量向树干上滑落，如万一失手失足，便由宝珠在下面承接一下。计议已定，吴三桂便往下挪动。初时胆怯小心翼翼，眼看到了大树中部，再伸手就已经可以够到较粗的树干了。可就在这时，吴三桂一把没抓住，身体凌空掉落下来。宝珠先前也做好了接人的准备，眼见就要大功告成，她也放松了。没想到吴三



桂突然掉下，她未免手忙脚乱，没等双手伸出张开怀抱，吴三桂已重重地砸在宝珠身上。两个人一同倒地，而且是将宝珠压在下面。

吴三桂原本就是伤痛在身，极度虚弱，如今周身绵软没有一丝气力，只是长长地喘气。

宝珠给压在下面，毕竟是个姑娘家，感到分外难堪和羞怯：“哎，你倒是起身下去呀。”

吴三桂勉强出言：“我，哪儿还有力气啊。”

“那也不能就压着民女呀。”宝珠用力一拱，把吴三桂颠下去了。

吴三桂疼得叫起来：“哎呀，痛杀我了！”

“大老爷们儿，疼也忍着点。”宝珠问道，“你可以走路吗？”

吴三桂龇牙咧嘴：“我全身是伤，莫说走路，保得住性命就是万幸了。”

“那该怎么办？”宝珠转着眼珠思索，“我到锦州城报个信，让他们派人来抬你回城。”

“这人员往返，少说也得两个时辰。这期间要是虎狼光顾，我只能是做野兽的下酒菜。”吴三桂话语中满是求助的恳切，“万望姑娘不要抛下我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

“那又能如何？”宝珠有些无奈地，“看你说得可怜，我送佛送到西天，你站起来我搀扶你下山。”

吴三桂试了多次，他这位日常开得二百斤强弓的将军，而今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身来：“张姑娘，惭愧。”

“这可就难了，我回村找人，也难免野兽来袭。”宝珠思忖再三，毅然决然地蹲下身，“为今之计，我只有背你到梨树沟村了。”

“这，这，如何使得。”

“谁让我赶上这事了，你是同鞑子作战负伤的，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张宝珠很是有些力气，将吴三桂双手一搭，就甩到了后背上，腾腾腾大步流星就往前走。直到现在，吴三桂也不清楚张姑娘的模样是丑是俊。救命的恩情自是比天还大，他未免想入非非，自己至今尚未婚配，如果这救命的张姑娘也未许配人家，

倒情愿与其成亲以报这救命之恩。

张宝珠背着吴三桂进了梨树沟村，熟识的乡邻们无不驻足发问：“大侄女，这背的是谁呀？”

同龄的姐妹们则是特别敏感：“宝珠，该不是背着你的男人吧？”

气力业已几乎耗尽的宝珠，对谁都是不作回答，只是一口气往家走。进了院门，弟弟小宝奔过来：“姐，这是何人哪？”

“你别管。”宝珠一直背到房中。

张太医起身：“宝珠，你这是捡个病人背回了家？”

“父亲，他是明军的指挥。”宝珠在小宝的协助下，将吴三桂放到床上，对父亲讲了经过，“您快给他看看吧，这一阵他又昏过去了。”

张太医对昏迷中的吴三桂做了检查，把了脉，验看了伤势。他面对吴三桂的五官，久久地注视，现出惊异的神情。

一旁的宝珠心生疑惑：“父亲，莫非他伤得很重，有性命之忧？”

“非也，这个吴将军不过是表皮之伤，昏迷则是过度疲劳所致，少时就会苏醒。他只要将养一天半日的，便会无事了。”

“没事就好，女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给背回来，他如不治，我不白费力气了。”宝珠说，“看父亲适才的眼神，我还以为他没救了。”

“宝珠你有所不知，这个吴将军是个大富贵之相。”张太医不住咂嘴，“此人日后贵不可言。”

“他不就是一个小武官吗，还能出息到哪儿去？”小宝不以为然。

而宝珠明白，父亲不但医道精深，且对面相颇有研究：“保不齐日后他还能当个总兵不成。”

“看他的面相，岂止是总兵，便是王侯也不在话下。”张太医说着又俯下身去认真端详。

“父亲看你，莫不是要把他吞下肚里不成？”宝珠催促道，“别看了，快给他上药吧。”

张太医一边给吴三桂包扎伤口，一边叨咕着：“这个吴三桂，



日后说不定就能够位居九五之尊。”

“那是比王侯还大吗，就是宰相元帅的料了。”

“傻丫头，比王侯大的只有皇上了。”

“他，他有当皇上的命？”宝珠真的吃惊了。

“啊！”张太医涂药包扎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

“父亲怎么了？”

“可惜呀可惜！”

“到底怎么了？”

“你看，他这鼻尖上有伤。”

宝珠低头一看，鼻梁上有一道半寸长的刀痕，已经是结痂了：“这还至于大惊小怪，上不上药都行了，死不了人。”

“咳！这道伤疤算是落下了，真是要了他的命了。”

“就这小小的伤疤，父亲你就别吓唬人了。”

“这伤对他的生命无关紧要，为父说的是，这道伤疤破了他的大贵之相，只怕他因此当不成皇帝了。”

“他当不当，与咱们何干？”宝珠没有多想，“父亲，咱也救了吴三桂的命，派人到锦州城里送个信，让明军来人把他领走吧。”

“是这么个理，但是不急。”张太医自有打算，“待吴三桂醒来，为父还有话要问他。”

“我可得回房了，都要把我给累死了。”宝珠转身走了。

张太医望着女儿的背影，心中的隐忧浮起。十八岁的大姑娘了，到现在还没有个婆家。论体格女儿是没说的，足可以顶上一个小伙子；可论容貌，女儿的长相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抬举点说是相貌平平。因而蹉跎至今，还未能嫁出。

“哎哟。”床上的吴三桂哼出声来，他睁眼四下看看，“这是什么所在？”

“吴将军醒过来了？”张太医笑咪咪搭言。

“阁下是哪位？”

“鄙人草医姓张。”

“啊！”吴三桂挣扎着要坐起，但身体依然虚弱，他未能起来，“尊驾是宝珠姑娘的父亲张太医？”